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任楫文

藝文類聚卷十七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一　頭　目　耳　口　舌　髮　髑髏　膽

頭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黄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螓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鬒

史記曰藺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

壁俱碎於柱矣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嚴尤三將叙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東觀漢記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勑彭書曰西

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窻中出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視唯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

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爾

洞林曰郭璞為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行黄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幽明録曰河東賈㣧之義熙中為琅琊府參軍夜夢有

一人面查皰（防老反）甚多鬚大鼻瞯目請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而人悉驚走藏云郍漢何處來豨取鏡自看方知恠異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郍得男子豨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異也餘並如先

文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温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洌余友有

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幷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膚置鼻耳安鬚眉插牙齒眸子擒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

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禄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僊濶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令子上不希道

德中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
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
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
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而成
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
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遊而
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
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曽不如太原温顒穎川荀寓范

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䮕騃上他下奚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虀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䆠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跼煎蹙至老無所希也

目

易說卦曰離為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又曰睅其目皤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孝經援神契曰伏犧大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胡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

莊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

楚辭曰娭光眇視目增波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又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又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眣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眣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

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黄帝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嘆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臣朔目若懸珠齒如編貝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别傳曰玄秀眉明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睗已合離怨動還開欲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箴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彼正直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黄匪惑非禮不覩儀形是則慎爾所覿無愆斯德

耳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恡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孟子曰伯夷耳不聽惡聲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自見其耳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坐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

急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魏書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
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瀨鄉記老子耳有三門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樊氏相法曰人耳囷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

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賦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至誠何期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須臾之閒寧預清談而閉塞聞鄙穢而聰明竭徹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

易說卦曰兊為口

禮記曰數諵無為口容又曰口容止又曰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又曰趙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又曰孔子海口含澤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鼈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誅族矣又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摐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摐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摐曰天下事盡矣又曰惡言不過口苟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栢直

漢王曰是口尚乳臭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又曰揚雄口吃不能戲談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尹氏内解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烏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吳錄曰孫權方頥大口目有精光

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實伊樞機唯舌是出駟馳安追差殆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誡晉傅玄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

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口是慎慎乎語笑三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

舌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莊子曰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令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又曰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儀

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己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賔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言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賦梁簡文帝舌賦曰奚玆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為一說之功復有搆扇之端讒諛之迹艶紫淩朱飛黄姤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殲蘇秦之後粉虞鄉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論

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為心氣相驅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無舌之通心未盡有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名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致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鸎鵡猩猩鼓

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髮

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于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鬒黑美髮爲鬒而甚美光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以身禱剪髮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

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名其下而詢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内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為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顔回二十髮白

史記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

白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妄夫家又曰用麻子中仁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

東觀漢記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

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王隠晉書曰陶侃爲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詩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覲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

將拔懟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予觀橘柚一皜一曅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鬒而後舉聞之

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洛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耋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序晉嵇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㺃夏

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志

屻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之慼覩趣

舍而抱慷慨之歎

髑髏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頟顱謂之髑髏

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

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

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饑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冢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為戲笑

盛弘之荆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

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續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絶爛十餘丈樹顛大焱響動山谷久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土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游目於九野觀化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子平悵然而問之子將并糧推命以夭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知為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何如春冰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雷電為鼓扇日月為

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咤歎告于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温色素膚首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予黃泉余迺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

令宅子后土以為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别
說魏陳王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濵步乎蓁
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
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鋭
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
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莊周之適楚儻託
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
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

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沖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甚矣何子之難語

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瘞以丹土翳以緑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膽

黄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又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程昱守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至若益昱兵過則必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管輅别傳曰輅年十五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斗然後與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論魏嵇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

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藝文類聚卷十七

藝文類聚卷十八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二 美婦人　賢婦人　老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窕美色為豔美心為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又

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又曰昔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鑒名曰玄妻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

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胡茅反）也衣以皮褐倛（欺既反）則見者走易以玄楊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姱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綠目騰光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

西施陽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黒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又曰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史記曰紂因西伯而閎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悦乃放西伯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覩其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

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眞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㖸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與上同

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
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兾妻孫壽色美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
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也
妬記曰桓大司馬以李勢女為妾桓妻南郡主拔刀率
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窻前梳頭髮垂委地
姿貌絶麗乃徐下地結髻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

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緑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緑珠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桓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球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文帝入見紹妻及后后怖伏姑膝文帝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嘆之

太祖為迎娶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緑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宫

鄴中記曰陳逵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顧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纎羅妖姿艶麗蓊若春花紅顏韡曅雲髻峩峩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又雜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歳將暮榮曜寧久恃又美女篇曰美

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飖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飡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曜朝日誰不希令顔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璜又詩曰周鄭天下郊衢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鬓發朱顔睇盼有光華傾城思一顧

遺視來相過顧為三春遊朝陽忽蹉跎又詩曰二妃遊江濵逍遥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娩有芬芳綺靡情歡愛千歳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媞媞步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陽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艷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又詩曰麗旦與妖嫱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裾宜細簡畫屧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鑷攀枝念蘂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侍中郎又詠内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鉤落倚障插捩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鬟壓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

浸紅紗夫壻恒相伴莫誤是倡家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宫裏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腰身所可持為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紋停梭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重涼風流摇粧影壊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又名士悦傾城詩曰美人稱絶世麗色譬花叢經居

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宮多遊淇
水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袖輕見跳
脱珠擲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窻隔柳色
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閨空又美人晨粧詩
曰北窻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
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
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

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洧出豔趙復傾燕繁穠既為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渌池

看粧畏水動歛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鬓垂曲

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又南

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

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闗中人應有望上

客莫前還

梁徐君蒨初春攜内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一

時新草短猶通屧梅花漸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

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臥久疑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鬓微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挂玉且留冠又為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荐枕日洛浦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闇歛眉欲寄同花燭為照遥相思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又見鄰舟人投一物衆姬爭之詩曰河流既浼浼河

鳥復關關落華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菅新縑疑故素盛趙蔑衰班曳綃爭掩縠搖珮奮鳴環容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又淇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誇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筠擬古詩曰艷裔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

苑溥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

新知詎憶人又古意詩曰妾家横塘北發艷小長安花

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冪歷懸青鳳逶迤揺白團誰能

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

開簾一種色還将兩相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

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曽聞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風

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掇芳春金輝起步搖紅彩發吹綸陽陽蓋傾月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緩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假面朱色不勝脣遥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巳傾荀奉倩

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横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沓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遥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又詩曰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緑綃帷因

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搖薄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奏秦家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欵因媒𣑛香風即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何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旦動雪色故年殘薄衣迎新節當罏却晚寒故香分細煙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

梅花眞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
將過上蘭
陳江總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惟閒莫瓊樹絕
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家顧
並迎春比翼鳥長作照日同心花闌道艷歌時易調忖
許新恩郎久要翠眉未畫自生愁玉臉含啼還似笑角
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曲不可終陽
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為插賤妾兩鬟中又

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軑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百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別嫦娥別時清吹悲簫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户織蜘蛛梅花柳色春難遍情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

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

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倉庚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

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隣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云虛門閤盡掩曖若神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

若在牀臣遂撫絃為幽蘭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内心正於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顔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悦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濵色曜春華艶過

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隣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漾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憯瘁而就牀忽假瞑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炯炯以流光歷

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復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悦其美麗無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户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怳而難遇思交錯以繽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儔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絶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殊麗兮姿温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

援中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
之芳美情踊躍乎若人䰟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
晝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飇逝
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煇南星晃而電隕
偏雄肅而特飛冀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傷住禽
之無隅悼流光之不歸悶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
步便旋以永思情憀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
而不安神眇眇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覯仰崇夏而長息

動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魏陳思王曹植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嫺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孊密而妍詳蔭高岑以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艷因盻睞而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娩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款固接情

愛之分深誓中誠於皦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悠禄運之不遭雖義結而絶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冀谷華之我俟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巳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絶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質亦顱瞳而赬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氷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鏡

池其少進也如絲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戶當衢横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椉虬柱之嚴麗亘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邯鄲之麗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黄鳥飛時紺蕙初軟頳蘭始滋不擘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藍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離明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奈前軒碧桐笙歌畹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

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户玉露曖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念憐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艷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經秦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覩其容非天下之至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騖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

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蹄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䌤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襜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留餘膩霑粧委露理鬓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賢婦人

詩序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

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宫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

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軿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令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又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謂曰苦曝獨採桑吾

行道遠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令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賓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

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
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
高其節號曰高行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
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小怒則罵大怒則罰禮修恭承
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
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絶命當在賢婦之
手婦前抱持乃絶後郡内遭賊高死君難禮修以碧塗
面亂頭稱痛懐刀在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

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至死爲誓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爲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斷絶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刼其弟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

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訴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又曰犍為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斷髮謂之表心何悞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謗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

在喪側者無不感傷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起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配性聰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為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

母乃援刀斷指又曰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辟遇刼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還祭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汙行羊子慙而棄之鄰人欲犯貞義而

刧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為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吏還救請免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刀曰不

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

素

詩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

婦姿泠泠守空房嬿婉不終夕别如參與商積誠馳萬

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悦令顔借息此樹傍言以逢卿喻

遂下黄金裝

宋顔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脱巾千

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驀月覲時

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已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涘

贊晉左九嬪班婕妤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侔樊虞

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効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亦氷清同味玄
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荆武王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徼邈哉鄧曼
心暎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埸郊弔不
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齊義繼母贊曰聖教玄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
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魯敬姜賛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滔毌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賛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於齠齔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温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氷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

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碑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膺靈粹誕兹淑貞聰哲明敏温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脩母道亦踐志厲氷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内暎朗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書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興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末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没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解晉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逾半年聟京殞没京兄弟三人相

尋凋落外靡期功之親內絕肴嗣之繼憐貧其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聘誓而勿許守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覩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於幽谷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師心率已

蹈兹四德抑可謂禀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揮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也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耋九十曰耄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黄耇或曰凍梨或曰皃齒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

無能為又曰晉悼夫人食輿人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讖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警戒我聞

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傳之子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可為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又曰武帝

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又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

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説苑曰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子靈捃菜二子出採老人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繫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又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

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瀨鄉記曰老聃計其年紀時已一百餘聃無老耄之貌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左鬢生角長寸半

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又新詩曰少壯

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蘇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墮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疎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鬓髮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蘂玄鬓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渌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表梁沈約致仕表曰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㪅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懸車散

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二疏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昃假榮終朝踟蹰夕景少覿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僧孺爲韋雍州致仕表曰一旦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捧侍翼陸離蟬組照灼旙旗受脤推轂執珪奉酎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況復還周紐其六

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覆危傾人猜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途遥齒截漏迫鐘鳴高春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菌蟪夕陰倐駛無幾堇蕣朝采飄零已及仰朱闕而掩涕向濛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鐘鼓儻帷蓋未親東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周王褒為庫狄峙致仕表曰俛音赴曲操終則仆傾身舉重力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以告歸漏盡載

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徐陵為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恒歎不居爝火為薪猶悲假續況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鐘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誡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由恩澤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强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

耄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

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到酒泉郡